

胡风传

张晓风 著



Hufeng Zhuan



人民出版社

Hufeng Zhuan

胡风传

张晓风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鲁 静

封面设计:石笑梦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风传/张晓风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

ISBN 978-7-01-014140-4

I. ①胡… II. ①张… III. ①胡风(1902~1985)—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947 号

胡 风 传

HUFENG ZHUAN

张晓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5 插页:2

字数:290 千字

ISBN 978-7-01-014140-4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第一章 我从田间来(1902—1926)	1
小名叫谷儿	2
启蒙读书	5
土蛹钻出了地面	11
筹组新蕲春学会	15
投入新天地	17
北京让他失望了	24
第二章 幻灭之歌(1926—1929)	28
在本县干革命	28
风云变幻	32
江西党务学校	36
庐山小憩	42
困顿在上海	44
借问路在何方	47
第三章 海路历程(1929—1933)	51
攻下日语关	52
入学庆应大学	55
参加左翼文学运动	58
不要打中国的兄弟!	61
在日本坐牢	66

关键的四年	71
第四章 文艺笔谈(1933—1937)	74
初见鲁迅先生	74
左联的战友们	77
有了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	79
“只好不管它,多用用笔……”	81
一片《木屑》、两只《海燕》	89
著名的“口号”之争	92
悲痛的告别	95
第五章 为祖国而歌(1937—1945)	99
抗战初起和《七月》小周刊	99
武汉一年间	104
奔波在碚渝道上	112
携妇将雏走征程	119
再返重庆办《希望》	126
《七月》、《希望》的作者群体	132
第六章 为了明天(1946—1948)	138
上海是一个海	138
奔向解放区	143
第七章 时间开始了(1949—1955)	149
新人物新天地	150
山雨欲来风满楼	157
舒芜“反戈一击”	168
上书“三十万言”	178
引火烧身的发言	186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诞生	193
私人通信是如何成为“反革命罪证”的	207
第八章 怀春曲(1955—1978)	224
奇冤如梦命如丝	224
短暂的全家团聚	230
风雨中的成都岁月	238
山居苗溪茶场	242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了	247
一定要活着走出这四面高墙	250
第九章 我为什么写作(1979—1985)	255
以自由身回到成都	255
留有“尾巴”的第一次平反	264
最后的闪光	268
生与死的搏斗	274
第十章 安魂曲	278
悼词风波	278
推迟了七个月的追悼会	282
三年后的彻底平反	284
尾 声	286

第一章 我从田间来(1902—1926)

我从田间来，
蒙着满脸的灰尘——
望望这喧嚣的世界，
不自由地怯生生。

我从田间来，
穿着一身老布衣——
在罗绮丛中走过，
留下些儿泥土的气味。

我从田间来，
心想再听不见哀音——
才踏入这外边的世界，
声声的苦叫刺痛了我的心。

我从田间来，
远别了慈爱的笑脸——
身儿在这里奔驰，
心儿在那里盘旋。

我从田间来，
带着赤心一颗——

遇着新奇的事儿，
要印上花纹朵朵。

我从田间来，
抱着热血满腔——
叫我洒向何处呢，
对着无际的苍茫？……

（《我从田间来》，1925 年）

小名叫谷儿

位于长江边的湖北省蕲春县，地处鄂东，与黄石市毗邻，从武汉驱车由高速公路过去只两小时的路程。过去属黄州府，现在则归黄冈地区。这里交通方便，山水秀美，人才辈出。以《本草纲目》著称于世的明代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即诞生并采药于此，现今蕲州镇建有规模宏大的李时珍陵园和李时珍纪念馆。太平天国时，曾以蕲州为重要设防之地，民间流传着不少太平军英勇抗击清军的故事。到民国时，这里出现了一大批革命先烈和文化名人。近代，蕲春又以教授县之称与红安的将军县齐名。

就是这样的一块土地，诞生并养育了这位诗人、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胡风。

胡风出生在离县城一二十里远的赤东湖畔下石潭乡中窑村，现属黄土岭乡。它背山面湖，村民们除了种一些水田外，还利用这湖边绵软的黏土建起了一个个窑炉烧制陶器并远销外地，日子倒还好过。若干年后，发大水时将中窑村湖边这一带都淹没了，而张家这一支早已迁回老家下石潭村。1988 年，笔者前往“寻根”时，站在恒丰堤上远望湖那边的房屋已荡然无存，故居已无从觅踪影。

这个孩子出生时，既没有贵人托梦给他的父亲，也没有任何祥瑞投入母亲的怀中。不过，还是有一个好兆头的。那天，正值张家祠堂分租谷，于是这个新生儿正好分上了当年的一份口粮。父亲因此很高兴。又看他额头很大，天庭饱满，便说：“看来他的命还不错，不会饿饭的。我说，就叫他谷儿吧！”大名

按族谱排“名”字辈,叫张名桢(后来正式名“张光人”)。这一天是光绪二十八年的十月初二,按公历算,就是1902年11月1日。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他将来的竟会遭到比饿饭更难于忍受的灾难!

张家原本是在老家下石潭村,但由于地少无法谋生,谷儿的曾祖父便迁到了这兴旺的中窑来安家,先是做小买卖,并租点附近地主的田种。到谷儿的祖父这辈,共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谷儿的父亲是老大,名张济发,又名张翊泰。不到十岁时父亲死了,他要和母亲一起担负起一家人的重担。作为老大的张济发被母亲打发外出谋生,先当半工放牛伢,后又给做屠夫的堂叔打下手,有时在码头挑脚卖力,在小铺里当杂工,做了不少营生。在外打工不免挨打受骂。张济发在被打和反抗中成长,由此养成了坚强的性格,一心想争气,将来能出人头地地生活。直到二十大几了,家里弟妹们也大都能出去赚钱,生活好过了,母亲才给他办了婚事。

成婚当天,母亲就与他分家单过,给了他一张木板床,一桌一椅和两升谷子。三天之后,新郎就出门去挑脚,做买卖,新媳妇不得不向邻居借粮吃。后来,他们做豆腐卖,做小买卖,后又做窑货生意,做面食生意,等。由于能吃苦讲信用,又精明能干,到谷儿出生时,硬是把一个空荡荡的穷家发展成家道殷实,在乡下小有名望,有三男一女的大户人家了。虽然谷儿从小就敬畏父亲,不敢与他接近,但人们从他后来的人生中可以看出,父亲坚忍不拔、争强好胜的性格对他有相当大的影响。

张济发的媳妇是他母亲早几年就定下的寒门媳妇(童养媳),小他几岁,来到张家时才七、八岁。由于娘家姓胡,所以被称作“张门胡氏”。长大了的谷儿曾这样深情地描写了母亲勤劳而善良的一生:

我的母亲

一个没有娘的小孤儿

穷得没有一寸土的外祖父

把她送给我家做了寒门媳妇

(我们那里是这样叫童养媳的)

.....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
家里就已经有七八口人了
母亲总是默默地做着全部家务
别人吃完了才来吃剩下的冷饭
别人都睡下还在做着她做不完的卑微的劳动
七八口人的粮食
全凭母亲用手杵把谷捣成米
这样才会把谷糠完全捣得粉碎
和着野菜煮熟了好做猪的食物
被她磨得那么光的手杵和石臼
直到现在还没有离开我的记忆
.....

(《时间开始了》第二乐篇《光荣赞》，1950年)

到谷儿出生时，家境已经相当好，不愁吃不愁穿，儿女满堂，后来又有了能干的大儿媳。但母亲勤劳的秉性未改，仍是日夜操劳着，并尽力帮助穷苦的人家。向她求告借贷的人，从来不会空手而归。她的勤劳，她的慈爱，她的淳朴，更是给了胡风极大的影响。后来他取笔名“胡风”，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大哥张名山长谷儿20岁，是父亲的得力助手，主持面食坊及其他生意。他最喜欢这个三弟，谷儿也最佩服他。长兄如父嘛。后来，正是这位大哥极力支持谷儿外出念书，被胡风视作是“第一个把深沉的挚爱、理解、信任给了我，使我有力量依着自己的所信生活过来了的人”^①。

二哥张名水(名梯)长谷儿十四、五岁，是种田的一把好手。家里向地主的几亩地，都是由二哥一人侍弄，父亲和大哥只在农忙时下田来帮帮忙。

姐姐张友娣像一般农家女子一样，只是在家做鞋、绣花、带弟弟等。当母亲生下只比谷儿小两岁的弟弟仓儿后，谷儿就主要靠姐姐来带了。因此，他和

^① 见胡风：《逆流的日子》，1947年3月，上海希望版。

姐姐的感情也就格外深。

弟弟张学仁(笔者注:不知他的谱名)由于是最小的一个,又天生的机灵会行事,自然是分外得宠。长大后好逸恶劳,不走正道,给胡风添了不少烦恼。

谷儿小时候有过几次灾难,最大的一次是在八岁那年出天花,差点没要了他的命。那年月,民间为了预防天花,都采取为孩子吹花接种的办法。大哥和二哥用了这法,都安全地渡过了。但轮到谷儿,却不知因出了什么差错,竟然高烧不退,全身长满水泡,最后甚至昏迷不醒了。在大哥的坚持下,家里请来了西医,用了清热解毒的药,才在昏迷两天后,退了烧,脱离了危险,捡回了这条命。只是,身体康复后,脸上留下了一点点的痘疤。总算还好,长大后,它们消了下去,只在鼻翼两旁剩下了几颗,平时不注意是看不出来的,但一激动就比较明显了。

谷儿的幼年,虽有些小灾小难,但总的来说,还是在家人的疼爱 and 关心下,无忧无虑地成长起来的。

农家的孩子稍大一点,就不能吃闲饭了。谷儿也得开始帮家里干活了。他跟着小伙伴们一起上山捡柴,后来又跟着二哥放牛,下地送水送饭,看稻谷等。天不亮就起床,傍晚才收工,成了典型的农家少年。再后来,又学会了驾船。瘦高的个儿,在湖面上来回荡船,接送家人。远眺着青青的湖水,青青的树林,青青的远山,美景尽收眼底,他是多么地向往远处的世界啊!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大人从不让他荡到湖对面的远处去。

有两位作者的《胡风传》中都提到,幼年的胡风经常下湖去摸鱼游泳洗澡。这是不确的。实际上,中窑的人家从来不敢下水。因为有一年,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在湖边洗衣时不慎掉入水中,淹死了。从此,大人们便一再嘱咐伢儿们不要到湖边去玩,还说,水鬼会找替身的。所以,家住湖边的中窑人反而得了一种恐水病,不要说游泳,甚至在水边打水仗、打水漂都被大人禁止了。

启蒙读书

少年谷儿就这样浑浑噩噩地长到了人生第十个年头。

一天,一位差役给张济发送来了一张传票,说是,恒丰堤方家的人告他“侵产”(笔者注:这湖边主要是方姓和张姓两家大户,但方家读书人多,又有人在外做官,所以势力较大),县衙门要传讯他,等等。这事可在张家引起了惊慌,不知如何是好。谷儿的父亲和大哥虽然勉强认得几个字也会打算盘记账,但要应付这类事就远远不行了。只得找人了解情况又托人调解,好歹总算把这件事“私了”了。但此事引起了张济发的忧虑:家里没有一个读书人,不能进到城里人的世界,总会被人看不起,还要被人欺负。心气儿甚高的他着眼于张家今后的安危,决定在两个小的中选一个去念书。大哥对父亲说,谷儿帮他卖面食时算账从来没有出过错,一点不笨,也可靠,念书后一定能帮家里算算账,看看写往来书信,这就好了。于是,父亲决定过了年就送谷儿去念私塾。就这样,一件偶然的事改变了谷儿的命运。本来命中注定要像父兄一样在乡间当一辈子农民的他,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1912年的初春,他穿上了新的青布衣裤和新的青线呢布鞋,家里又给他预备好了学习用品。全家人都到门口去送他,母亲给他抻了抻衣衫,低声说:“乖伢,好好读书,为张家争气啊!”谷儿由大哥陪同,来到附近的四村庙蒙学(笔者注:为贫寒子弟开设的初级私塾),拜了老师陈南如先生,开始了学生生活。这时他已10岁,虚岁算是12岁。

先生为他取学名“张光汉”,光我大汉民族的意思。他是这里年岁最大的学生,别的学生才七八岁。他刚进去,读书没他们读得多,长得又高又瘦,自然遭到了他们的奚落和嘲笑。但是,他很用功,先生教的《三字经》、《千字文》等,很快就能背熟,得到了先生的夸奖。时间长了,同学们不但不再嘲笑他,反而慢慢地对他产生了敬佩之情。十岁的孩子,虽然还是懵懵懂懂地,但这些夸赞对他的影响可不小,一股争强好胜的心理油然而起。从此,他更加自觉地好好读书,练字也更加认真了。村里人都说他是个有才情好学的好伢子。

这位先生,教书认真还不保守。第二年,改用小学国文课本来教他们。书的内容生动活泼,不用死记硬背,谷儿更爱读了。先生还学国民小学的样,带他们到湖对过的山上去远足,让他们见识到过去从未见过的花草树木(他们的家乡附近因为常年挖土烧窑,地上都是碎陶片、砖头、石块等,很少长花草树木),在那里他们玩了好几个小时。这样的读书生活,使谷儿初次开了眼界,

学到了一点知识,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了。这第一位启蒙老师陈南如先生使得谷儿对学习产生了兴趣和信心,对他今后的道路有着重要的影响。

谷儿每天放学回家后没什么事,就专等着晚上到大哥的磨坊里去坐着听大人们聊天。磨坊里为了方便夜晚做面食(大哥的面食坊专炸果子、蒸糖包等,每天一早就有贩子们来买,生意很好,所以得连夜赶做),特意点了一盏小马灯。大家围坐在一起,听大哥边做面食边讲故事。大哥肚里装了不少的戏文和民间传奇,最爱讲的是《三国演义》。大家也最爱听这些,一边听一边还要争论和评说,热闹得很。谷儿在旁贪婪地听着,有时连睡觉都忘了,直要等父亲进来发觉才不情愿地回房睡觉去。他对文学的兴趣应该说是从此开始的吧。

在四村庙学了两年后,谷儿的父亲可能对先生的教学改革不大满意,自己牵头在家旁的一间小庙里办起了蒙学,请了一位姓王的老先生来教学,教的都是四书五经,谷儿觉得很难懂,没有兴趣,感到烦透了。一年过去了,他一无所得。这才又转到下石潭垵(笔者注:即“镇”“乡”的意思)张家的家学去念经馆(即为子弟猎取功名而设的高级私塾)。

这学堂是张家的祖上修的,很大,有正厅、偏屋、住房和后花园,取名为“花学”。至今,在遗址还保留着镌有“花学”二字的大门。这里的学生和以往的不同,都比他年长,且是附近的地主家子弟,一律穿着长衫。放牛娃出身的张光汉(笔者注:在这学堂里已用学名来称呼他),虽然穿着家里特地为他做的新衫裤,但相比之下还是显得相当寒酸,常遭到同学们不怀好意的嘲笑。

老师是一位本家的贡生,名叫张晓初,在乡中也算得是一名饱学之士。他选讲的虽仍是古文,但讲解得清楚明白并不枯燥。光汉从他的讲解中不仅懂得了这些文章的含义和妙处,也逐渐体会到应该怎样写文章。他对功课恢复了兴趣。同学们看不起他也罢,捉弄他也罢,他全不在意,只一心一意读他的书。后来,他不但读懂了,渐渐还读出了一点味儿,体会到古人的生活和思想,学会了欣赏古典名作。他的勤奋努力和聪颖敏锐,再次得到了老师的赏识,也使他坚定了信心,非得学出个名堂来,出人头地不可。

同学中有一位白净、秀气、瘦弱的孩子与众不同,聪明好学,功课在班上名列前茅。他很佩服光汉并与他脾气相投。他名叫张瑞瑶,叔祖父曾是当地的

名医和名士,留下了大量的书籍和医书。瑞瑶领光汉到他家去玩。在他家,光汉第一次见到印成书的《三国》和《水浒》时,他的眼都直了。大哥讲的那些人物一下子全活了,绣像绘图演义上的人物栩栩如生,比他想象的还要生动真实。书房里的那一箱箱藏书也令他神往和羡慕,简直舍不得离开了。光汉和瑞瑶的交往,使他有幸出入当地的乡绅人家,开阔了他的眼界,萌发了他对书籍的热爱之情。

在老师和瑞瑶的影响下,他读书已不再满足于读熟背会,而是极力去弄懂它们的意思。在老师偶尔出题作文时,他也开始大胆写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发挥。这更得到了老师的好评。不过,老师认为他写的文章太不讲规矩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点“离经叛道”吧。

可惜,正在他学有所得之时,父亲却又改了主意,不让他在下石潭念书了。另在离家不远处的何家屋里请了一位40来岁姓郑的先生。除了光汉外,还有几个邻近的小学生。但这位先生教书实在平平,一年下来,光汉简直没有什么长进,反而对学习丧失了信心和兴趣,觉得总读这些书,没什么意思,还不如在家里老老实实种田呢!可是,想到当读书人能穿长衫,得到人们的尊敬,给家里增光添彩,他幼小的心灵里,又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

看到这种情形,父亲只好辞退了郑先生,改送光汉到远近闻名的竹瓦店朱义甫的经馆去上学。入学时,光汉自己将名字改成了“光莹”。因为,此时大清皇帝早已退位,汉族已经光复,他愿自己成为一块晶莹珍贵的美玉。

竹瓦店经馆离家很远,要走好几十里路。朱义甫先生是一名秀才,曾在南洋华侨子弟学校教过书。他虽然受过海外新思想的熏陶,但教的却仍是四书五经及古文古诗词之类。好在他的教学方法比较开明,每篇文章讲解后,都允许学生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开展课堂讨论。光莹因此学有所得,并且也恢复了对学习的兴趣和努力。这里的学生年龄都较他大,又多是世家子弟,他们用功读书,为的是将来出去当官,往往自命不凡。他和这些人合不来,总是独来独往,十分孤单。只有一位比他小两三岁的同学方瀚(笔者注:后改名何定华)主动来接近他,对他也很尊重,两人遂成了要好的朋友。慢慢地,他和其他同学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

他的用功使他在竹瓦店经馆又博得了有才学的名声,但他并不以此为

满足。他爱思索,在读文章和写作文时常常会说出写出一些别人想不到的“奇谈怪论”。

朱先生能教善诱,充分发挥了光莹积极爱学肯钻研的长处,得到光莹的尊重。但先生以儒家卫道士自居,对“尊师”十分看重,学生礼数稍有不周就会遭到训斥,这点又令光莹十分反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同时代人曾撰文详细回忆他这一时期的读书生活。有一件事给他们的印象很深刻:一次,先生讲解韩愈的《师说》,先详细地解说了韩愈的生平,对韩愈推崇备至,再逐段圈讲《师说》全文,赞赏它写得如何如何好。光莹因几年来自己多次更换先生,各教各的,从中得出了师道不可全信的认识。到自由讨论时,他慷慨陈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是,传的什么道,授的什么业,解的什么惑,我们应该弄清了才能尊师。何况,韩愈所说的道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所授的业是古经古文等,我们虽能背诵全书,却并不理解其含义,将来何以谋生济世?”他进而主张,当今之世,青年应该努力奋斗,不拘泥于正统,要创立一个新世界。他的这番议论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赞许。先生倒没有发火,反而嘉许他说:读书就是要各抒己见嘛。朱先生在这方面的开明态度,光莹日后一直感佩在心。

这段时期,他和同学们的关系逐渐融洽,又结交了方瀚这样的好朋友,先生在教学上的开明方法与同学们间的辩论,锻炼了光莹的思考能力。同学说他“读书不多,设想不少,理解不深,争论不已”。由于他的好强性格,在辩论中往往侃侃而谈,发表独到的见解压倒对方,语不惊人罢不休,在同学间是个“异数”。

就在光莹念竹瓦店经馆时,劳苦了一生的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她常常因为严重贫血而突然晕倒,但仍是不肯中止她那做不完的活。光莹每次回到家中,总看到母亲一次比一次苍白无力,心如刀绞,但又帮不上什么忙。只有接过母亲手中舂米的手杵,替她做上一阵子。到该回校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终于,到了那可怕的时刻。一天下午,家中忽然来人要他赶快回去,说“你娘不好了!”他赶回家时,母亲正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十分吃力。光莹俯在床头,用手托着母亲的头,想让她轻松点。母亲满是冷汗的手死死地

抓住他不放,微弱地叫着:“三儿,谷儿,你来了……”最后,她万分舍不得地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家人和乡亲,留下了她卑微和诚挚的爱。

刚刚15岁的光莹,突然失去了最爱的母亲,从此再也听不到母亲慈爱的叫声,再也看不到她一下一下舂米的身影,满心的悲痛压得他惶惶然不知所措。在家中本来就不善言辞的他,现在更是终日不发一言了,很长时间都摆脱不掉那忧郁的思念。不久,一向依恋着的,可以在一起悼念母亲的姐姐也出嫁离开了家。虽说还有父兄们,但这个家对他来说,越来越失去吸引力,变得空荡荡的了。

在这一时期,还发生过一件令他终生引以为训的事情。

因为在家难受,并闲来无事,光莹便常到姐姐家去玩。一来二去地,和邻居家的一些年青人交往了起来,听他们聊些外面的事情,很感兴趣。但也因此被他们拉着去赌钱。本来也就是用自己的存钱玩玩,但后来被他们设局骗了,输了一笔钱。他们逼他还钱,他又不敢向父亲要。无奈,便学着弟弟仓儿的办法,偷了父亲的钱,这才还了赌债。这之后,赌博和偷钱这两项罪过压得他心头异常沉重,追悔莫及。终于,他在自己的胳膊上文了一个铜钱大的“志”字。看着这个不褪色的“志”字,想着自己做过的可耻的事,他提醒自己要长志气,永远不赌不偷。经过这次的教训,他一下子长大了。这个“志”字将在多方面发展,并影响他的一生。笔者在他手臂上见到过这个“志”字,当时不知道这是从何而来的,直到看到梅志《胡风传》有关记载,才恍然大悟。

光莹在朱义甫先生处读了一年后,朱先生离开了经馆,光莹和方瀚等几个同学便转到菩提坝饶石波先生处继续念经馆。饶先生也曾在南洋一带教过书,但在这儿选讲的文章却依然是四书五经和其他古老深奥的文章,还向学生灌输君臣忠孝的旧道德。学生们已不愿听这一套,尤其是从朱先生处转来的这几个学生,习惯于自由辩论,常常要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是反面的意见,遭到饶先生的不满和申斥,师生之间不很融洽。不过,这位饶先生也并非全无长处,他讲解的古诗词就深受同学们的喜爱。一首好诗词,通过他满怀感情的吟诵和讲解,变成了美妙的图画,令人陶醉。他给同学们讲解旧诗词的格律,什么是平仄音韵等。光莹从先生处学到了旧诗词的入门知识,也学着写了一些诗词。先生认为还可以,只是“立意太直,没有诗味”。后来,先生主动借了一

册《唐诗三百首》给光莹,并说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这时,辛亥革命已有好几年了,各地都成立了一些新式学堂。几个年纪大的学生准备暑假去投考新式学堂。先生很不高兴,一气之下,便关了经馆到别处去了。

光莹在瑞瑶的鼓动下,也准备去县城投考官立高等小学。可是,要考的算术、国文、博物之类,他从未接触过,全得靠自学。白天,他躲到湖边那棵歪脖子树下去看书,晚上就在油灯下伴着父亲和大哥结账的算盘声自学功课。实在弄不懂的,就拢总在一起去找瑞瑶帮助解决。父亲和大哥都鼓励他说:“只要你争气能考上,家里就一定盘(笔者注:即‘供养’的意思)你,以后还可以到大口岸、府里、省里……”光莹自己倒没想那么多,只要有书读能上新式学校,就行了。几年下来,读书求知已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要部分了。

土蛹钻出了地面

1918年,张光莹16周岁,是一个半大人了。他已有大哥高,比二哥略矮些。这瘦高挑的身材看去不像农民,而突出的额头和粗硬的头发又不像斯文的读书人。夏天,他被蕲州府官立高等小学录取了。这条小小的土蛹钻出了地面,完成了第一次飞跃。

家人喜笑颜开,连父亲的脸上都布满了笑容,这毕业了可就是洋秀才啊!家里为他做了新衣服和新鞋,送他去上学。民国时期的蕲春县城在现在的蕲州镇,现在的县城所在地则是当年的漕河镇,县立高小就位于麒麟山脚下。这新式学堂与乡间那些庙堂经馆完全不同,一排排灰砖房屋,装着明亮的玻璃窗,还有一个大操场。这些都是光莹从未见到过的,他怯生生地望着这全新的一切。

瑞瑶也考上了,这样,光莹算是有了伴。这里的同学差不多都是远乡来的小地主子弟,不是来读书,而是来“镀金”的。在他们眼里,张光莹只是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人,不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面开他的玩笑。他也感到他们简直俗不可耐,不大和他们交往。况且,他也没有时间搭理他们。由于光莹的底子